

傷寒論淺註補正

傷寒論淺註補正卷六

漢張仲景原文

閩長樂陳念祖修園淺註男

蘇古愚全校字

蜀天彭唐宗海谷川補正 夔西鄧其章重校

辨厥陰病脈證篇

補曰內經云厥陰之上風氣治之風者陰陽摩盪之氣故西人云樹枝不動亦有微風每一時許行六七里所以噓萬物而遂其生者也人身秉此風氣是生厥陰肝木之臟肝膈下連於腎系為水生木肝膈上連包絡合為一經為木生火三者合化氤氲暢達而血氣得以周流此為厥陰風氣之和也風之為病又由於水冷火熱不得其平之故西洋天學家言空中之氣有冷熱二種空氣熱則漲而上升他處冷空氣即求補之試於室中煮火門之上下各有孔則上孔之熱氣必外出下孔之冷氣必內入成風之理與此相同因此成兩種風一為自冷處吹向熱帶之風如熱帶內氣候常熱則氣漲而升南北兩極氣候常冷則南北兩極生風吹向熱帶中去一為自熱處吹向冷處之風蓋風既會於熱帶復散而回轉吹向冷處中國冬日則熱帶在南故風從北吹向南去是為寒風夏日則熱帶在北故風從南吹向北去則為熱風余按吹往南者以陰從陽如周易之巽卦熱帶在南而風生於北故其卦二陽在上而一陰在下也吹往北者陰極陽回如周易之震卦雖易經訓震不名為風然震訓東方也內經云東方生風應春氣陽回陰退之象故上一陰爻而下一陽爻陽生陰退為得其和在人屬厥陰肝經厥者盡也逆也陰盡而陽生極而復

近故曰厥陰。謂厥陰肝臟內含胆火。厥陰包絡下通三焦。陰為體而陽為用。內經所謂厥陰不從標本。從中見之氣化者。正謂其通陽和陰。以成其氤氲摩盪之和風。則氣血無病也。若肝木挾腎水發而為寒風。如風從冷帶吹來者。也。遂發厥利。若包絡挾心火發而為熱風。如風從熱帶吹來者。也。遂發膿血。或寒熱互相進退。為厥熱往來。或外寒內熱。為厥深者熱亦深。或下寒上熱。為肌渴。又不能食。或陰搏陽回。為左旋右轉之抽風。或陽回陰復。為厥熱停勻而自愈。至於風之生。蟲必先積濕。故蟲從風化。又云蟲從濕化。蓋先有陰濕浸漬。後被陽風熏動。則蠕蠕而生矣。人多不知此經證治。皆以風氣二字。先不明也。

內經云厥陰之上風氣主之中見少陽是厥陰以風為本以陰寒為標而大熱在中也至厥陰而陰已極故不從標本從於中見
肝木在下厥陰心包在上風木之氣上撞心中熱疼。火能消物故
食則吐衄。厥陰之標陰在下陰在下而反下之有陰無利不止
於膈故。食則上

此言厥陰自得之病。乃厥陰病之提綱也。

補曰渴欲飲水。氣上冲心。心中疼熱喜飢。此是厥陰包絡挾心火之熱發動於上。如赤道熱氣漲而上升之義。其不欲食。食則吐衄。下之利不止。又是厥陰肝氣挾腎水之寒相應而起也。如北極冷氣吹往熱帶之義。西洋論風最確。然中國自古造字。風從凡從日。吾鄉呂竹如解風鳳字。言風者。隨陽進退。故古文從日。今天從虫者。則虫因風化之義。詳觀造字之義。而西洋之說。與仲景所論厥陰風氣之為病。皆可曉矣。註家於厥陰寒熱錯雜處。每多詭解。因不知風字之義耳。

厥陰風

木主氣

厥陰中風

同氣相感也風為陽病浮為陽脈今

脈微浮

以陽病而得陽脈故

為欲愈

若不浮不得陽脈也故

為未愈

〔述〕此言厥陰中風有欲愈之脈有未愈之脈也三陽經中風有中風形症傷寒有傷寒形症三陰

中惟太陰篇有太陰中風四肢煩疼太陰傷寒手足自溫二症而少陰厥陰但有中風之脈而無

中風之證蓋二經受病邪入已深風寒形症更無分別但陰經之脈當沉細今反浮者以風為陽

邪元氣復而邪將散故脈見微浮也浮則欲愈矣若脈不浮是邪深入不能外散故為未愈

〔正〕曰風為陽邪但知是熱風而不知寒風也吾於總論言風甚詳若執定風為陽邪於厥陰風

氣治之之理固不能通且與中風雜病亦多不合

厥陰病欲解時從丑至卯上

何也少陽旺於寅卯從丑至卯陰盡而陽生也解於此時者中見少陽之化也

此言厥陰病愈之時也

〔補〕曰淺注此篇凡言得中見之熱化者似將厥陰熱症誤作中見之氣解矣不知內經所謂得

中見少陽之化者不指火熱是指冲和之陽而言蓋少陽者陽之初生於一歲為初春於一日為

平旦人身厥陰一經風氣治之陽動陰應往往欲熱互勝惟得其和平合於少陽之冲和斯為無

病厥陰從中見之氣化者如此以見陰太過則為厥陽太過則為熱必恰合中見少陽之氣則為

平和無病此節從丑至卯恰是平旦為少陽司氣之時厥陰至此時則借其和平之氣而愈正是

從中見之氣化也若他處熱証亦扯中見為解則混淆矣

厥陰病

陰之極也若

渴欲飲水者

得中見之化也得中

少少與之愈

若多與則入於太陰而變症矣

此言木火亢盛得水濟之則陰陽氣和而病自愈

男元犀按水為天一之真以水濟火貴乎得當此欲飲水者與消渴引飲有重輕也

正曰此言包絡挾心火而發動即熱風也故少與水蓋熱風則當單治其熱意已見於言外讀者勿扯肝木及中見之化為解免生葛藤

述厥陰篇自提綱後止此三節提出厥陰病其餘則曰傷寒曰病曰厥曰下利而不明言厥陰病者以厥陰從中治而不從標本也

正曰厥陰陰盡陽生恐其陰有餘亦恐其陽太過惟得其和平合於中見少陽之氣則無病故從中見之氣化者謂得中見少陽之沖氣則化其偏而為和也乃註不言從中之氣化而言從中治一个治字似欲捨肝與包絡另尋中見以求治法則支離矣且曰其餘皆不明言厥陰病便知厥陰不從標本然仲景六篇中何曾節節皆提出某經某証來以不提厥陰病三字為不從標本不但於義未悉即於文法亦不善讀

手冷至肘足冷至膝為四逆諸四逆厥者

多屬陽氣大虛寒邪直入之証而熱深者亦間有之虛寒手冷至腕足冷至踝為厥凡諸四逆厥者厥逆其不可下固不待言即熱深致厥熱盛於內內守之真陰被燔幾亡不堪再下以竭之吾為之大申其戒曰此皆不可下之

推而言之凡陰虛陽虛之亦然

述此起下文諸節厥逆之意

正曰此節非起下文乃承上節而言也上節是言熱風此節是言寒風上節是包絡挾心火之熱而發於胃中此節是肝木挾腎水之寒而發於四肢寒宜溫不宜下且四肢厥冷是少陰之本証而亦厥陰之兼證不但厥陰之厥逆不可下即少陰之厥逆亦不可下故以諸字賅之然則厥

陰之厥。為挾腎寒。義可知矣。此一節單言寒風。合上節言熱風者。皆是分疏提綱之義。不應插入熱深陰亡等語。反令文義不明。

陰陽寒熱原有互換之理。厥陰傷寒。先標陰。則得少陽中見。厥後之熱化。則發熱。既得熱化。則而利者。必於熱時自止。醫者治從此厥不再作。而利亦不再下矣。否則復得標陰之氣。如前之見厥復利。病勢日加矣。

此言陰陽寒熱互換之理也。

補曰：厥熱互相勝負。理已詳總論中。註家若執標陰之寒。中見之熱為解。則反不能通。蓋火熱水寒。乃人身本有之氣。肝木挾腎水之寒氣肆發。則為厥逆。而利。包絡挾心火之熱氣肆發。則為發熱。利止一熱一厥。互相進退。則為厥熱往來。惟水寒火熱。兩者交會。化為冲和之陽氣。是為少陽。則風氣和矣。此仲景所謂陰陽相順接也。亦即內經所謂從中見之化也。且經言從中見之化。並未言從中見之熱。蓋厥陰之熱。出於心包。厥陰之厥。發於肝腎也。惟不熱不厥。化而為少陽之冲和。則愈是從其化。非從其熱也。淺註凡解中見。均涉含糊。特詳於此。而以下皆不再辯矣。

然而寒熱勝復。視乎胃氣厥陰。傷寒始得時。即得少陽。發熱。既至六日。一經已過。復作再經不。

利。前詳其義。茲不復贅大。凡厥利者。當不能食。今反能食者。為除中。何以謂之除中。以其除去中氣求救。

索餅。試以索餅試之。為穀能勝胃。土今食以索餅。而不暴發熱者。胃氣尚在。故能任所勝之穀。必其熱求而愈。夫厥。

厥最喜恐暴熱。來即出而復去也。後三日脈之。其熱續在者。乃中見之熱化。猶存期之旦日。

寅夜半而愈。所以然者。本發熱六日。厥反九日。今復發熱三日。并前三日。亦為九日。以與厥無。

太過不及而相應故期之旦日夜半愈若再後三日脈之而脈數其熱不罷者此為中見太陽氣有餘逆於肉裡必

發難膿也

此論寒熱勝復之理而歸重於胃氣也〔弟實有按索餅素餅也不入葷腥故名素夜半陽生旦日陽長陽進而陰退也〕〔述〕此節大意謂發熱則厥利止熱去則復厥利故厥陰發熱非即愈候厥利轉為發熱乃屬愈期耳是以厥轉為熱夜半可愈熱久不罷必發難膿可知仲景不是要其有熱要其發熱而厥利止厥利止而熱亦隨罷方為順候何注家不達此旨強為註釋以致厥陰篇中無數聖訓反成無數疑竇耶

〔補〕曰與厥相應則厥熱平而合為冲和之少陽故愈厥有餘則純陰無陽為不得愈熱有餘亦為亢陽而非少陽也故必復難膿而不得愈夜半者陽之初生旦日者陽之冲和乃天少陽司氣之時也借天少陽之氣化人身厥陰寒熱變為冲和之氣所謂得中見少陽之化者如此注家不可妄扯

前言脈數為熱便知脈遲為寒傷寒脈遲六七日正藉此陰盡出陽之期得陽之氣而可望其陽復也醫者不知而反與黃芩湯徹其熱則惟陰無陽矣蓋厥陰為主見遲脈反見脈遲為裡寒今與黃芩湯復除其外熱則內外皆寒腹中應冷當不能食今反能食此名除中謂中氣已除而外去必死由此觀之傷寒以胃氣為本之旨愈明矣

〔述〕此承上文脈數而推及脈遲反覆以明其義

傷寒先病標陰厥後得中見發熱既得熱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陰液泄於外而火熱炎於上也內經云一陰一

陽結謂之喉痺一陰者厥陰也一其喉為痺所以然者以下利不當有汗有汗發熱之時陽少陽也病厥陰而熱化太過者則陽熱反從汗而上升也最妙是發熱守中而無汗與厥應而利必自止若熱與利不止是陽熱必便膿血者則陽熱不其喉不痺上下經此通如

〔述〕此言熱化太過隨其經氣之上下而為病也

〔補〕曰別經寒熱皆不剽疾惟厥陰司風氣風性善動按寒氣則水尅土而迅發疾走是為厥利除中按熱氣則火流金而迅發疾走是為喉痺便膿血此合上節觀之厥陰寒熱之義可了然矣

厥傷寒若一二日未愈過於三日之少陽至四五日未愈過於六日之厥陰則又從陰而復於陰陽必發熱以此知其前與後而過陽熱者一二後遇陽必厥以此知其深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此陰陽往復之理也厥應下之以和陰而反發汗者必上火口傷爛赤以厥陰之脈循頰裡環唇內故也

此一節遙承上節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恐人泥其說而執一不通也注家謂單指厥而言非是按前云不可下者指承氣等方而言也此云應下者熱症輕有四逆散重有白虎湯寒症有烏梅丸是也

〔按〕沈堯封云此正邪分爭一大往來寒熱病也厥深熱亦深厥微熱亦微猶言寒重則發熱亦重寒輕則發熱亦輕論其常理也其有不然者可以決病之進退矣故下文即論厥少熱多厥多熱少不知注傷寒者皆以熱字作伏熱解遂令厥陰病有熱無寒矣不思烏梅丸是厥陰

主方如果有熱無寒何以方中任用薑附桂辛椒大辛熱耶蓋厥陰為三陰之盡病及此者必陰陽錯雜況厥陰肝木於卦為震一陽居二陰之下是其本象病則陽泛於上陰伏於下而下寒上

陽錯雜況厥陰肝木於卦為震一陽居二陰之下是其本象病則陽泛於上陰伏於下而下寒上

陽錯雜況厥陰肝木於卦為震一陽居二陰之下是其本象病則陽泛於上陰伏於下而下寒上

陽錯雜況厥陰肝木於卦為震一陽居二陰之下是其本象病則陽泛於上陰伏於下而下寒上

陽錯雜況厥陰肝木於卦為震一陽居二陰之下是其本象病則陽泛於上陰伏於下而下寒上

陽錯雜況厥陰肝木於卦為震一陽居二陰之下是其本象病則陽泛於上陰伏於下而下寒上

熱之證作矣。其病藏寒。虵上入膈。是下寒之証據也。消渴。心中疼熱。是上熱之証據也。况厥者逆也。下氣逆上。即是孤陽上泛。其病多升少降。凡吐虵氣上撞心。皆是過升之病。治宜下降。其逆上之陽。取內經高者抑之之義。其下之之法。非必硝黃攻尅寒熱方為下劑。即烏梅丸一方已具方中。無論黃連烏梅黃柏苦酸鹹純陰為下降。即附子直達命門亦莫非下降藥也。下之而陽伏於下。則陰陽之氣順。而厥可愈矣。倘誤認為外寒所束。而反發其汗。則心中疼熱之陽。盡升於上。而口傷爛赤矣。

正 曰。沈氏辨伏熱之非。然此一節。却正是伏熱証。蓋此節當分兩段解。前一段而厥者必發熱。是言先厥後熱。以厥為主。熱發則厥退也。後一段。前熱者後必厥。是言先熱後厥。以熱為主。厥發則熱伏也。故承之曰。厥深者熱亦深。厥微者熱亦微。為伏熱之厥。故應下之。將此節作兩段解。則厥熱往來之理。與厥深熱深之義。皆明矣。

陰陽偏則病而平則愈厥陰 **傷寒病** 其標陰在下故 **厥五日** 熱化在中故 **熱亦五日** 蓋以五日是一候之數也 **設六日** 過五日一候之數 **當復厥** **不** 厥者見標陰之象也故 **自愈** 然或至於六日而仍厥而具 **厥之** **終不過五日** 以發熱五日較之亦見其平 **故知不自愈**

述 此言厥熱相應。陰陽平。當自愈也。

正 曰。手足皆有厥陰經。且厥陰之脈。上至顛頂。何以單言標陰在下哉。熱化在中之說。上文已辨矣。此節總注。陰陽平。當自愈。義頗了當。不應扯標陰中熱等語。反生葛藤。

手之三陰三陽相接於手十指足之三陰三陽相接於足十指 **凡厥者。陰陽氣不相順接。便為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

此申明上文致厥之由併起下文諸厥之病承上接下之詞也〔按陳平伯云本條推原所以致厥之故不專指寒厥言也看用凡字冠首則知不獨言三陰之厥並該寒熱二厥在內矣蓋陽受氣於四肢陰受氣於五臟陰陽之氣相貫如環無端若寒厥則陽不與陰相順接熱厥則陰不與陽相順接也或曰陰不與陽相順接當四肢煩熱何反逆冷也而不知熱邪深入陽氣壅遏於裏不能外達於四肢亦為厥冷豈非陰與陽不相順接之謂乎仲景立言之妙如此〔受業周易圖按陰陽者厥陰少陽也厥陰統諸陰之極少陽總諸陽之始一行陰道而接於陽一行陽道而接於陰陰陽相貫如環無端此順接也否則陰陽之氣不交則為厥矣

補曰不相順接者是言陰陽之氣不交厥自厥而熱自熱不能合同而化也不是十指之脉不相順接要從陰陽氣化上讀於義乃確讀總論則知陰陽所以不相順接之故

厥有相似者必須細辨吐蛇尤其顯然者也而躁而不煩與傷寒病脈微為少陰而厥為少陰至再煩而不躁為少陰厥陰之真面目亦生証死証之大關頭傷寒厥微為少陰而厥為少陰至再於太七日陽八日不得陽熱之化不特膚冷其人躁動無暫安時者孤陽外脫而陰亦此為少陰

藏真將厥非為之厥陰也蛇厥也蛇厥者其人當吐蛇以吐此為厥陰主今病者不躁靜而復有時發

煩與無暫安時者不同此為藏寒蛇不安上入膈故上膈而煩又因蛇煩更煩復止得食而嘔即所謂飢不又煩者即所謂氣上撞蛇聞食臭其人當吐蛇即所謂食則吐蛇是也厥陰為風木之藏蟲從風

氣化不拘其形迹皆可約其肯為蛇厥者以烏梅丸主之又主久利方何也以厥陰症非厥即利此方不特可以治利之症亦不能舍此而求方

此借少陰之藏厥托出厥陰之蛇厥。是明托法節末補出又主久利四字。言外見本經厥利相因。取烏梅丸為主。分之為蛇厥一證之專方。合之為厥陰各症之總方。以主久利。而托出厥陰之全體。是暗托法。作文有借賓定主之訣。余請與儒醫說此腐話。

〔補〕曰此節註尚不差。惟所以生蛇之理。尚未發明。蓋以大小腸中。所積糟粕。先得肝木挾寒水之氣。為之浸漬。又得心包絡導火熱之氣薰而煽之。則陽引其陰。陰動於陽。而蠕蠕生蟲矣。陽動陰應。則風生。陰從陽變。而蟲出。此風氣所以生蟲也。蟲生皆在大小腸中。以肝與心包絡之膜皆下連大小腸也。蟲雖生於寒濕。而寔借感於風熱。故藏寒則下焦純寒。蛇亦不安。欲上膈以就熱。須知厥陰寒熱往復。乃有此忽然生蛇。忽然臟寒。忽然蛇上。忽然蛇下之証。

烏梅丸方 烏梅三百個

細辛 六兩

乾薑 十兩

黃連 一斤

當歸 四兩

附子 六兩

蜀椒 四兩 炒 去汗

桂枝 六兩

人參 六兩

黃蘗 六兩

右十味 異

搗篩。合治之。以苦酒漬烏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下飯熟。搗成泥和藥令相得。內臼中。與蜜杵二千下。圓如梧桐子大。先食飲。服十圓。日三服。稍加至二十丸。禁生冷滑物食臭等。論云。厥陰之為病。消渴。氣上撞心。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則吐蛇。下之利不止。此厥陰病之提綱也。經云。厥陰之上。風氣主之。中見少陽。是厥陰以風為本。以陰寒為標。而火熱在中也。至厥陰而陰已極。故不從標本。而從於中治。

〔正〕曰解中氣作火熱。又曰從中治。余於上文已詳辨之。茲不復贅。

沈堯封云此厥陰證之提綱也消渴等症外更有厥熱往來或嘔或利等証猶之陽明病胃家實之外更有身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等症故陽明病必須內外症合見乃是真陽明厥陰病亦必內外証合見乃是真厥陰其餘或厥或利或嘔而內無氣上撞心中疼熱等症皆似厥陰而非厥陰也

正曰或厥或利或嘔此篇所論皆是厥陰症也乃云此不是真厥陰是不知厥陰之氣化者矣讀總論及各節補正處自見

男元犀按

論云傷寒脈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是以少陰症之藏厥喚起厥

但煩不躁者不同故曰膚冷而躁名曰藏厥非蛇厥也蛇厥乃厥陰病的証厥陰極陽生中為少陽相火名曰蛇厥此蛇字所包者廣厥陰主風木厥更見執著第以蛇厥二字該之蓋以蛇者風木之蟲也去風字且用字亦不雅馴若名為風木厥更見執著第以蛇厥二字該之蓋以蛇者風木之蟲也而吐蛇者為厥陰之真面目也此一字而病源病証俱在其中具人當吐蛇者以風木之病當有是症亦不必泥於蛇之有無如本節靜而復煩與上肺氣上衝心中疼熱皆是以蛇聞食是出其人當自吐蛇又用一當字者言吐蛇者其常不吐蛇而嘔而又煩風木之動亦可以吐蛇例之也曰靜而復煩曰須臾復止曰又煩者風又作止也然通篇之眼目在此為藏寒四字言見證雖曰風木為病相火上攻而止其臟則為寒何也厥為三陰陰之盡也周易震卦一陽居二陰之下為厥陰本象病則陽逆於上陰陷於下飢不欲食下之利不止是下寒之確証也消渴氣上撞心中疼熱吐蛇是上熱之確症也方用烏梅漬以苦酒順曲直作酸之本性逆者順之還其所固有去其所本無治之所以臻於上理也桂枝辛附辛溫之品導逆上之火以還震卦下一畫之奇黃連黃柏苦寒之品瀉心胸之熱以還震卦上四畫之偶又佐以人參之甘寒當歸之苦溫乾姜之辛溫三物合用能令中焦受氣而取汗而烏梅蒸於米下服丸送以米飲無非補養中焦之法所謂厥陰不治取之陽明者此也此為厥陰証之總方汪家第謂蛇得酸則靜得辛則伏得苦則下猶淺之乎測烏梅丸也

補曰厥陰之寒熱總因風氣而煽動也故用烏梅斂戢風寒而餘藥兼調其寒熱

厥陰不特藉少陽之熱化而傷寒微從少陽之熱化則厥陰之標陰則厥微惟其熱少厥微故手指頭帶寒少

尤藉少陽少陰之樞轉厥陰主陽之樞少陰主陰之樞陰陽樞轉不出故熱不飲食少陽主煩躁陰陽不能以數日若小便利色白者樞轉利而

賣得此熱從水道之除也然病以胃氣為本故欲得食胃氣其病為愈若厥而嘔少陰樞轉胸脇煩

滿者少陽樞轉不出也陰陽並其後必便血內經云陰絡傷則便血是也

以上俱言厥陰藉少陽之熱化而此言熱化之外又藉其樞轉且又藉陽樞挾陰樞而俱轉也

正曰藉熱化既誤而又云藉陽樞亦誤且云又借陽樞挾陰樞而俱轉於仲景文義添出葛藤

不知此節當分兩段皆言外厥內熱之証上段內熱輕則厥亦輕但指頭寒而不大厥也故其內

之熱亦只默默微煩躁不至於嘔而煩滿也待數日後或得小便利色白者則此微熱已從小便

除去便欲得食而病愈矣此是上段言厥輕熱微者可得小便利而自愈矣下段乃言內熱之重

者曰若厥之甚而又嘔吐此上段之不欲食為更重矣此為厥深熱亦深胸脇必煩滿其後陰尤

小便便血也義甚爽直何必扯陽樞陰樞為借而又借轉而又轉之說哉

熱邪內陷既為便血証矣而寒邪內陷其症若何病者手足厥冷厥陰之中見之化而標陰之為病重矣胸在上而主言我

不結胸結於下故小腹痛以手按之而痛者以厥陰之脈過陰器抵少腹此冷結在少腹內之膀胱關元也

述上節熱邪樞轉不出逆於陰絡而使膿血者此節寒邪樞轉不出逆於膀胱關元而為冷結也

臍下四寸為中極三寸為關元少陽之氣出於中極循關元而上

補曰關元即胞宮也又名血室又名氣海又名丹田義詳少陰總論此因肝系之腹下連網油

而至臍下。肝脈又抵少腹。包絡之血。下膈循衝任。而下會於胞宮。故二經之冷。亦能下結於胞宮也。原文先言我不結胸。以見胸前之膜膈。固與肝系心包相通。而下至胞宮。亦是二經膜膈相通之處。乃肝之氣與包絡之血會聚之所。故能結於此也。知此則凡寒疝癰瘕之故。皆可會通。

^{厥陰}傷寒發熱四日。厥反三日。復熱四日。即厥與熱之日數比較厥少熱多。者為陽氣進而陰氣退其病勢當愈。若四日

至七日。寒去而熱不除者。陽氣太過陰血受傷其後必傷膿血。

此節言陰陽勝負。可以日數之多寡驗之也。厥陰病多有便血者。以厥陰主包絡。而主血也。

^{述張注}內經云。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熱病。熱雖盛不死。是傷寒以熱為貴也。然熱不及者病太過者亦病。故此節論寒熱之多少。以明不可太過。與不及也。

^補曰。厥陰之厥冷。是肝按腎水。則侮脾土。而利不止。厥陰之熱。是包絡挾心火。則傷血脈。而便膿血。以包絡主血故也。讀者先將寒熱分得開。乃知寒熱相錯之故。且知包熱肝寒。合化則寒熱平。而成為少陽之沖和。所謂得中見之化則愈也。淺注多以熱為中見之化。則義反支離。

^{厥陰}傷寒厥四日。熱反三日。復厥五日。其病勢為進也。即其厥與熱之日數比較寒多而熱少。陰氣盛而陽氣退故其病

上節言熱勝於厥而傷陰。此節言厥勝於熱而傷陽也。^{陳平伯}云上條以熱多而病愈。本條以

厥多而病進。注家皆以熱多正勝。厥多邪勝立論。大失仲景本旨。如果熱多為正勝。當幸其熱之常在。以見正之常勝。何至有過熱便膿血之變。且兩條所言。皆因熱深。非由寒勝。發熱與厥。總是

邪熱為禍。有何正勝邪勝之可言。乃仲景以熱多為病愈。厥多為病進者。是論病機之進退。以厥為熱。邪向內。熱為熱。邪向外。凡外來客熱。向外為退。向內為進也。故熱多為病邪向愈之機。不是病邪便愈之候。所以縱有便膿血之患。而熱逼營陰。與熱深厥逆者。仍有輕重。若是厥多於熱者。由熱深壅閉。陽氣不得外達四肢。而反退處於邪熱之中。復申之曰。陽氣退。故為進。蓋厥多熱少。因陽氣退伏。不因陽虛寂滅。於熱深之病機為進也。此雖引而不發之旨。然仲景之意。自是躍如。奈何注家。不能推測。反將原文蒙晦耶。按此說。未免矯枉過正。

〔正〕曰。陳平伯只知厥陰有真熱假厥之証。而不知厥陰有真厥真熱互見之証。謂此節之厥。總是熱邪。而不知此節之厥。正是言寒邪也。此篇文法。凡言邪熱發厥者。皆是先言熱。後發厥。為厥深熱亦深。凡言寒邪發厥者。皆是先發厥。後乃發熱。以見陽回陰退。則望其沖和而愈。若寒多熱少。則陽氣反退。陰氣反進。故為病進。平伯不知其義。而脩園亦未辨明。皆因厥熱之理。一問未達耳。
厥陰有不治之証。不可不知。傷寒六日。厥陰至。七日。值太陽主氣之期。竟不能得陽脉微。陽欲絕而不行於四肢。故手足厥冷。虛陽在上而不煩。真陰在下而不躁。此陰陽水火不交之故。宜灸厥陰。以啟陰中之生陽。交陰氣不復能下交於陰。故煩。能上交於陽。故躁。不交之故。宜灸厥陰。會其水火若灸之而厥不還者。陰氣乖離故死。

此言上下水火不交而死也。言厥陰之病。俱見少陰之死證。以少陰為厥陰之母。乙癸同源。窮則反本之義也。

〔正〕曰。厥陰之厥。原是肝木挾腎水而生寒。厥陰之煩。原是包絡挾心火而生熱。故厥陰俱見少

陰之元證義極變直至謂乙癸同源窮則反本失於太迂曲矣

張令韶云灸厥陰宜灸榮穴關元百會等處榮者行間穴也在足大指中縫間會者章門穴也在季脇之端乃厥陰少陽之會關元在臍下三寸足三陰經脈之會百會在頂上中央厥陰督脈之會沈丹彩云可灸大衝二穴在足大指下後二寸陷中灸三壯蓋此穴是厥陰脈之所注也

此章凡六節皆論不治之死證

厥不還者死可知厥陰病發熱為不死証然發熱亦有三者為死症一者厥陰能為之躁不得卧者陰盛格陽主死

傷寒既發熱則利當自止而反

下利身雖發熱而手足反見

厥逆是孤陽外出獨陰不

此言厥陰發熱以躁不得卧定為死證也

二者傷寒以熱多厥少為病退病退則利漸止而厥漸回矣今既見發熱而利甚下利既甚熱利不止者即金匱所云六府氣絕於外者手足

寒五臟氣絕於內者利死下不禁藏府氣絕故主

此言厥陰發熱以厥不止定為死證也

三者傷寒六日為厥陰主氣之期交七日又有太陽陽熱之化故不利若熱微而渴汗濺濺而微利者是陽復之症不可認為虛脫倘若驟然便發熱而

利其人汗出不止者熱汗下一時並見乃真陽之氣虛脫於內而為利浮散於外而為熱為汗主死所以然者表裡之陽氣皆去陰氣獨存有陰無陽故

也

此言厥陰發熱以汗出不止定其為死證也

然以上皆亡陽之死証傷寒五六日六經已週也不傷於氣而傷於血故

不結胸既不結胸則腹亦不硬濡脈乃血脈血虛則脈亦

然以上皆亡陽之死証傷寒五六日六經已週也不傷於氣而傷於血故

不結胸既不結胸則腹亦不硬濡脈乃血脈血虛則脈亦

然以上皆亡陽之死証傷寒五六日六經已週也不傷於氣而傷於血故

虛陰血虛於內不能與陽氣相接於外故手足復厥者慎不可下此厥不為熱深而為亡血若誤下之則陰亡而陽死

上節言亡陽而死此節言亡陰而死也

補曰此上四節淺注極其了當惜全書不盡如是也

病既見少陽發熱而仍得厥陰厥至七日六氣已週而又求復於太陽而下利者此陰盛雖未為

難治總之厥陰為陰之盡不得陽熱之化即為不可治矣

述此言六氣已週病不解而為難治之證也

陽盛則促雖手足厥逆亦是熱厥忌用火攻然有陰盛之極反假現數中一止之促脈但陽盛者重按之指下有力陰盛者重按之指下無力傷寒脈促知其陽盛之假手足厥逆知其陰盛之真可禁經俞等穴灸之以通其陽蓋以厥陰為陰之極貴得生陽之氣也

此言厥證之寒也述此章凡八節皆論厥証之有寒有熱有虛有寔也

傷寒脈滑而厥者陽氣內鬱而不得外達外雖厥而裏有熱也白虎湯主之

此言厥證之熱也脈滑為熱然必煩渴引飲乃為白虎湯之對証

受業何鶴齡按白虎湯論中兩見一見於陽明篇曰傷寒脈浮滑表有熱裏有寒也此篇曰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也蓋以脈滑為熱彼滑脈從浮分而見故主表熱而此為裡

熱其滑脈從沉分而見可知也

經脈流行常周不息若經血虛少則不能流通暢達而手足為厥寒脈細按之欲絕者以當歸四逆湯主之若其人內有久寒者

宜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主之

此言經脈內虛不能榮實於手足而為厥寒之證也內者中氣也姜萸以溫中氣一說久寒